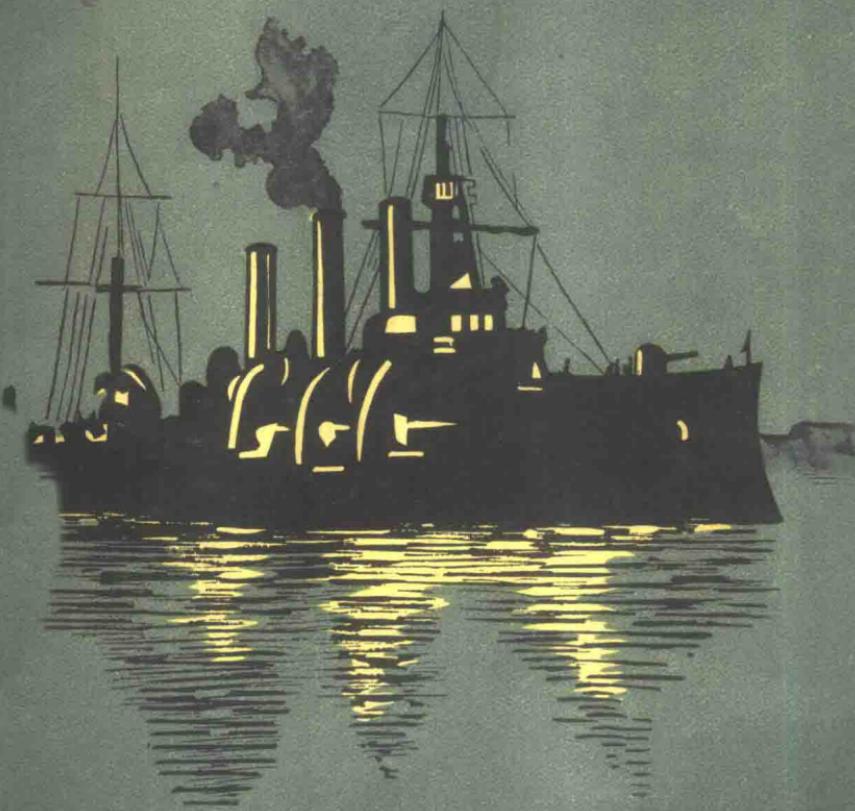


# 决裂

鲍里斯·拉甫列尼约夫著



# 决裂

[苏]鲍里斯·拉甫列尼约夫著

景 露 譯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Б. Лавренец

Разлом

本書根据 Пьесы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Том 1

《Искусство》1954年版本譯出

## 决裂

著作者 [苏]鮑里斯·拉甫列尼約夫  
翻譯者 景 露

\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155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094号

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\*

开本：787×1092 纸1/32 印张：3 1/8 字数：60,000

1959年11月第1版

195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3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115

定价：（九）0.32元

## 內容 提 要

这是苏联名剧之一。剧情是写“霞光”号（即阿美乐尔号）巡洋艦起义的故事。

故事发生在动荡的1917年，也就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前夕。“霞光”号巡洋艦在艦務委員會的領導下，決定起義，并連夜开往彼得堡，配合布尔什維克的地面武裝力量向冬宮開火。在这决定性的时刻里，在巡洋艦上和在艦長別爾謝涅夫的家里，都发生了新与旧的決裂；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決裂。經過了一場尖銳的斗争，新的、革命的力量战胜了旧的、腐朽的力量，“霞光”号升起了紅旗，乘风破浪地开往彼得堡，去执行伟大的、具有历史意义的使命。

## 人 物

高敦·阿尔焦姆·米哈伊洛维奇——“霞光”号巡洋艦艦務委員會主席，32岁。

別爾謝涅夫·叶甫盖尼·伊万諾維奇——海軍上校，巡洋艦艦長，52岁。

別爾謝涅娃·索菲亞·彼特羅夫娜——別爾謝涅夫的妻子，50岁。

塔齊亞娜——女护士，26岁。

克謝尼婭——19岁。 } 別爾謝涅夫的女儿。

施圖別·列奧波里德·費多羅維奇——海軍中尉，塔齊亞娜的丈夫，30岁。

波列沃依——陸軍中尉 } 反革命組織“保卫祖國與自由委員會”分子  
雅爾采夫——陸軍上校 }  
子。

施瓦契 } 巡洋艦水手長。  
叶列麥耶夫 }

海軍准尉甲、准尉乙。

巡洋艦水兵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。

年長水兵。

哨兵。

無線電報務員。

米列岑——海軍少將。

烏斯平斯基——社會革命党中央委員和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。

彼得·赫瓦特金——黑海艦隊軍人代表。

巴諾夫——波羅的海艦隊中央委員會委員。

女伴。

水兵群眾若干人。

事件發生在 1917 年 7 月至 10 月間，喀琅施塔得。

## 第一幕

別爾謝涅夫住宅的餐厅。晴朗的下午，将近黃昏时分。在摆好茶的桌旁坐着索菲亚·彼特罗夫娜、塔齐亚娜和施图别。透过后景的寬大的窗戶，可以看見泛現黃色的天空和屋頂。施图别在看“俄国言論报”。索菲亚在茶炊旁織花边。塔齐亚娜支着肘，沉思地瞅着窗外。可以听到台后鋼琴声，有人一直在熟練地彈奏流行的輕音乐。

塔齐亚娜（倾听）克謝尼婭又在彈她那下流的調子。听了这种音乐脑子都要炸了……（推茶杯）媽媽，給我再倒一杯。

索菲亚（給塔齐亚娜倒茶，一面对施图别）列奧，給您也倒上嗎？  
〔施图别聚精会神地看报，沒有听见。〕

塔齐亚娜（房声地）列奧，媽媽在和你講話啦。

施图别 啊，对不起，說什么？

索菲亚 您还要茶嗎？

施图别 劳駕……請原諒，我只顧看报了。

索菲亚 是什么有趣的消息嗎？

施图别 噢、是的……非常有趣的消息。索菲亚·彼特罗夫娜，您記得多勃罗夫斯基嗎？

**索菲亚** 他家的哪一个呀？

**施图别** 那个小的……到黑海去的阿辽沙。

**索菲亚** 当然罗……我記得清清楚楚。那样一个眼睛閃閃发亮的天真孩子，可爱极了……

**施图别** 是嗎？我剛好念到他的事情咧，在塞瓦斯托波尔，喝得醉醺醺的水兵把这个可爱的孩子扔进“叶卡德林娜”号战斗艦的鍋爐里去了……只掏出了一堆骨头碴儿。

**索菲亚** 啊哟，我的天哪！（一下子倒在椅背上，双手捂着臉）

**塔齐亚娜** （霍地站起身来，夺下施图别的报）这真不象話。你明明知道媽媽有心脏病……真不害臊！（走近母亲，撫摸其肩）媽媽，別这样，不要激动。

**索菲亚** 給我点水。

**塔齐亚娜** （倒水給她）喝吧，媽媽，定定神。

**施图别** 說一說把人投进軍艦鍋爐的事，这就不象話了？那么，干下了这种事，大概倒象話了。

**塔齐亚娜** （对著索菲亚）打起点精神来吧……爸爸要回来了，看見你沒精打采的，他也会难过的。

**施图别**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呢？

**塔齐亚娜** 一个半斤一个八两，都不象話。不过，那儿是长期痛苦的野蛮发泄，而这儿是对病人的粗暴无礼。

**施图别** 領教了……

**索菲亚** 塔妞莎，你告訴我——是为的什么？究竟为了什么？那孩子不是有媽媽的嗎？他媽媽怎么受得了呢？

**塔齐亚娜** 为了什么？媽媽，这恐怕誰也回答不了。所謂“众

人造孽，一人倒霉”。

施图别 这就是你们“别斯图热夫”高等女校的一成不变的真理吗？

塔齐亚娜 (忿怒) 你听着……

施图别 (呷一口茶) 我边喝边听。

塔齐亚娜 小丑。

施图别 发发慈悲吧……我？是小丑？为什么？难道我象有些人那样，在随着水兵的海军笛翻斤斗吗？

塔齐亚娜 有些人是谁？你指谁？

索菲亚 看上帝的分上别吵了。让我们家里，那怕在表面上保持着和和气气的吧。

(台后突然用急拍子弹奏“普波西卡曲”①)

塔齐亚娜 不行，这简直叫人受不了。(向门口迈了一步)

施图别 可是我倒喜欢……克萨娜显示出对时代精神的理解。何必要为贝多芬和肖邦伤脑筋呢？他们的作品都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，是胡编出来危害无产阶级的……这首“普波西卡曲”完全不相同……甚至于可以把它当作革命的赞美诗。

索菲亚 怎么，叶甫盖尼老是不回家……为什么就只有他去呢？要是……(停顿)这一切会让人发疯。

塔齐亚娜 嘿，爸爸会出什么事呢？你为什么要自寻烦恼？

施图别 (讽刺地) 这话不假……替这个担心也好，替那个担心

---

① “普波西卡”原系小狗名，是当时流行的法国黄色曲名。

也好，可犯不上替別爾謝涅夫海軍上校去担心。他准比我們都活得长。

**塔齐亚娜** 这是什么腔調？

**施图别** 我的上帝，你今天可真蠢。为什么要替叶甫盖尼·伊万諾維奇担心呢？他跟海軍共和派的头子融洽得很。他捧他們，而他們也捧他。所謂互相吹噓。你瞧，俄国海軍的巡洋艦長同水兵正在彼得堡的大街上散步，口里嗑着葵花子，喊着：“打倒資本家！”难道这还不够感动人嗎？

**塔齐亚娜** 你也許敢当爸爸面再講一遍这些丑話，还是，照往常一样，又胆小害怕了呢？

**施图别** 胆小害怕？……胆小鬼不是我……胆小鬼是那些由于莫名的恐惧而在擰出樊籠的野兽面前屈服的人，是那些嘴里叫“同志、同志”，脚底下使绊子的人。

**塔齐亚娜** 你胆敢这样說爸爸？无耻！

**索菲亚** 塔娘，列奧波里德……冷靜些。你們会送掉我这条命的。

**施图别** 不是我先开的头，索菲亚·彼特罗夫娜。

**塔齐亚娜** 你想知道誰是胆小鬼？对不对？那就是你和你的朋友，剛剛稍微弄伤了你們近卫軍尊严的孔雀尾巴，你們就从艦上溜掉了。你們甚至沒有胆量面对危險，也沒有胆量为自己掙扎。你們躲在家里面，为了自己的臭皮囊在打哆嗦……勇士們啊！

**施图别** 孔雀尾巴、臭皮囊……你倒很快就掌握了民主的新名辞。再过一会，你就会罵我王八蛋，狗娘养的了。

**索菲亚** 列奥波里德，这是什么话，你发疯啦。

**塔齐亚娜** (不听)该骂什么，我就骂什么……你不要認為……

(沉默，倾听)

(窗外远远送来了音乐声。塔齐亚娜奔至窗前，打开窗子，歌詞隨音乐傳入：

我們在斗争中振作精神  
用胸膛替自己鋪平  
走向自由之國的道路。

回來了！回來了！……那是近衛艦艦員們……“甘古特”号戰列艦艦員們……啊，那是我們的人……那是爸爸……還有高敦。

(施图別和索菲亞也走向窗口。歌声漸近：

我們个个都來自人民，  
我們是劳动家庭中的子弟；  
平等、友愛、自由——  
就是我們战斗的口號。

(索菲亞和施图別以后的交谈一直在歌声下进行。塔齐亚娜探身窗外揮手。

**施图別** 多么动人的田园曲啊……有觉悟的共和国公民，張牙舞爪地从例行的搗乱归来。而得意洋洋，跟布尔什維克高敦手挽着手，走在那些完完全全平等的公民前面的却是位世襲的貴族，海軍軍官，我的岳父大人……

**索菲亚** 列奥，我要恳求你，别刺激塔娘。我既为她也为你担心。她現在很容易动气。我对叶甫盖尼的这种做法也不

大明白，但我相信他是按照自己的良心去做的。再說，塔娘全心全意地愛着他。

**施图別** 但这不能够逼着我去盲目崇拜叶甫盖尼·伊万諾維奇。良心？我不知道……出卖軍官身分、出卖海軍，讓这一群人把俄国搞得支离破碎……

**索菲亞** 您怎么想都成。您可要爱惜点塔娘……

**施图別** 嘿，我是多么憎恨这所有的一切啊！

**索菲亞** 一切都会安排妥当的。苦難要停止的，暴风雨要平息的。我相信人道。

**施图別** 这里需要的不是人道，是机关枪。

**索菲亞** 列奥，这种怨恨是不聰明的。（稍頓）該叫格拉莎把茶煮起来了，叶甫盖尼大概已經是筋疲力尽，餓坏了。

(下)

(街上傳來最后的歌声：

我們要在大地上豎起  
紅色的劳动大旗。

(塔齐亚娜离开窗口。

**施图別** (拦住去路，拿起她的一只手) 塔娘。

(冷場。

塔娘。

**塔齐亚娜** (瞧了他一眼)做什么，列奥？

(女仆上，拿走茶炊。

**施图別** 你是怎么啦？塔娘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，对我冷冰冰的。既沒有一个笑臉，也沒有一句近乎人情的話。你

大概把我当成你的不共戴天的冤家了。

塔齐亚娜 (安静地) 目前还没有……

施图别 目前?

塔齐亚娜 唉,列奥波里德,你问的是什么话呀?我沒变,是你变了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象这样子下去。

施图别 什么样子?

塔齐亚娜 (尖锐地)象个可怜的……行尸走肉。你的生命已經終止了。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,你是坚强的,年轻的,掌握住生活……可是现在?你是个死人。(热烈地)列奥波里德,你当真完完全全地瞎了蟹了吗?你当真沒有感觉到生活在放出崭新的光彩,世界在变样,世界在沸腾,在燃燒嗎?也許我也不是透彻地了解这一切,但我每天都感觉得到这場暴风雨的热烈而新鮮的气息。这奇妙的暴风雨。而你呢?你在修指甲,換衣服領,坐在沙发上搖来摆去,有气无力地埋怨风暴。列奥,你难道不是个海員?你应当热爱风暴。

施图别 小娃儿的幻想。航海課本教导大家避免暴风雨中的航行。此外,我喜欢穿着干干淨淨的衣服来迎接暴风雨,这是我們海上的习惯。不过,洗衣鋪都在闖革命了。

塔齐亚娜 (抽出手来)多么廉价的謬論!你什么也不相信,这正是你的悲剧。

施图别 可是你容忍这样的生活嗎?各种放肆的标語,杀戮,衣冠禽兽……呸!

塔齐亚娜 你透过这一些,别的什么也沒有看到嗎?

施图別 沒有。

塔齐亚娜 列奧波里德，那你完完全全地死了。放肆、粗野和无礼的行为，我并不比你見得少，也不比你更喜欢一些。但是，这是长期仇恨燒剩下来的灰烬。新事物接着就要出現的，列奧。只有两条路——贊成或者反对。

施图別 第三条路呢？

塔齐亚娜 什么路？

施图別 袖手旁觀呢？

塔齐亚娜 这是条下賤的路。

施图別 塔娘……

塔齐亚娜 是的，是条下賤的路。你可以跟着风暴走，要不，有足够的胆量，你就反对它。但如今你却在家里窗口边冷眼旁观，在这里爸爸的名字掩护着你，保証了你的安全。一天又一天，使我丧失对你的尊敬与爱情。

施图別 原来如此？別說下去了。(苦笑)你想把自己的爱情送给誰呢？是想送給这些新世界好汉中的哪一位吧？……譬如說阿尔焦姆·高敦，这个蠢貨，喳喳呼呼的人，他的狗爪子暂时抓到了別人过去揍他的棍子，正快活得发了瘋。  
塔齐亚娜 (邊地离开) 可耻……水兵因为你对他们的态度有理由不喜欢你。但他们中間沒有一個人会用这种口吻來議論你。

施图別 原来如此？你也熟悉他們对我的看法。有意思……正好談到了高敦，我請求你，你要停止那荒唐的英文課，英文对他來說好比“母牛背上的雕鞍”。同时，由于这个

冒牌貴族，社會上已經傳出些風言風語了。

**塔齊亞娜** 我不需要保姆，我替我自己負責。至于你那班朋友和他們的太太的流言蜚語，不值得我去反駁。我又不是近衛騎兵連的臘花。

**施圖別** 但是，你总是我的妻子。你假如不想听取合情合理的體面話，我就亲自來結束你對這頭畜牲所進行的多情而愚蠢的教育。

**塔齊亞娜** 怎麼樣？

**施圖別** 我干脆把他扔下樓去。

**塔齊亞娜** 你？要扔高敦嗎？哈，哈——哈。

(別爾謝涅夫走進房間，他穿着航海服，褲脚塞在靴子里，腰帶上挂着双刃刀和手枪。白色軍上衣蒙滿灰尘，袖子也弄脏了。他样子疲憊不堪。塔齊亞娜停止談話，扑向別爾謝涅夫。)

爸爸，亲爱的！回来啦？很累吧？給折騰成什么样子了！  
可怜的人。去掉这个鬱套，到这儿来吧。(解开腰带，把所有裝備放在圈椅上，引父亲至桌旁)

(施圖別阴森森地閃到另一边去。)

你坐下。

**別爾謝涅夫** 等一等，你这个坐不定站不稳的人。

**塔齊亞娜** 坐着別說話。媽媽馬上端茶來了。她就在这儿为你流了好一陣子眼泪。老在提心吊胆，以为你真給打死了。

**別爾謝涅夫** (环視周圍，看見施圖別)啊，列奧波里德！你好，我亲爱的。

**施图別** (冷冷地)祝您健康,海軍上校先生!

**別爾謝涅夫** (注意地盯他一眼,嘴唇上露出一絲冷笑,对塔齐亚娜)

俗語說得好,“愛情的心是个預言家”。媽媽沒有白担心。

我这把骨头差点要鋪在涅瓦大街上了。

**塔齐亚娜** 你说什么? 怎么回事?

**別爾謝涅夫** (安詳地燃起烟斗)嗯, 对的……是这样的, 你懂吧, 出了最下流的蠢事。遵照苏維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示, 水兵們全都不携带武器参加游行。只有一个带步枪的值勤排, 还都是空枪, 纯粹为了好看。我們大家到了彼得堡就在海軍部附近上岸, 列成一条縱队, 不声不响地, 規規矩矩地, 有組織地走到涅瓦大街。两旁人行道上, 有大批群众。天气好得出奇, 太阳, 象在暖洋洋的叶甫巴托利亚一样。大家心情愉快, 唱着歌……突然, 在公共圖書館旁边, 我听见什么地方——噠……噠, 是一挺机关枪。最初誰也不明白……寻思是什么怪物給我們放礼炮哩。你知道老百姓現在爱拿火药鬧着玩啊。可是, 不对。我們看見一个人倒了……又是一个……又是一个……整个人群东奔西逃, 呼喊着, 嚷叫着……惊慌极了。而側面从薩督大街, 哥薩克騎兵又飞馳而来, 他們用馬刀砍杀正在奔跑的人……

**施图別** 到此結束。

**塔齐亚娜** 噢, 后来呢?

**別爾謝涅夫** (脫視着施图別)还会有什么……高教和我把人們聚到阿帕拉辛市場的一个角落上……唔, 全都明白了, 水

兵們一下子都瘋狂了。只有高敦是堅定的。哥薩克們企圖突進來，而我們，不管拿到什麼就用什麼對付他們：街上的木塊呀，棍子呀，都用上了。兩個哥薩克從馬背上給揍了下來，差點沒給撕得粉碎。(稍頓)丑惡，亲爱的，丑惡到極點。他們已經激起人民的公憤，替自己掘下了坟墓。會有另一次赫爾辛基起義的，只是更可怕些。

**施圖別** 什麼事也不会發生的。畜牲需要用鞭子來抽，木棍來趕。

**別爾謝涅夫** (安靜而內心激憤地)人不是畜牲，我的亲爱的，人就是人。

**施圖別** 水兵們嗎？……比畜牲還壞，沒有腦子的蠢豬。

**別爾謝涅夫** 這正是他們講我們軍官的話。

**施圖別** 您也支持他們這種看法嗎？

**別爾謝涅夫** 我亲爱的，別白費勁，你去找釘子碰，還想找个借口吵架。我不打算吵架。告訴你：我沒有力量抑止住那幾十年汇集起來的仇恨的洪流。但是，我盡量用自己的例子向水兵表明，并非所有軍官都該受到譴責的……而且我勸告你，你也該這樣做……

**施圖別** 跟水兵一起把俄國推下深淵嗎？

**塔齊亞娜** 住口，列奧波里德。

**別爾謝涅夫** 別忙，塔塔……啊，我亲爱的，你為何把拯救俄國的至高無上的權力賦予了你自己呢？在這桩事情上，你倒不如客客气气站开一些。讓我們俄羅斯人自己來管理俄羅斯吧。